

# 破解认同困境： 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演进与路径拓展

范 慧 范和生

**【摘 要】**职业认同直接决定职业发展的方向与趋势。社会工作职业认同是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形成的核心原则。然而,在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工作被动回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弊端渐显,其职业发展面临职业管理考核机制不健全、职业激励与评价体系缺失等一系列现实挑战。如何因应挑战,推进职业化过程中“职业认同”成为确保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形成的关键前提。立足当前国内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在价值观念冲突、声誉地位式微、理论框架模糊以及制度规范缺失四个维度上的瓶颈,尝试从中西方文化融合、薪酬福利晋升、理论自觉培养和制度建设出发,进一步开拓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路向,以期切实推进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本土化发展。

**【关键词】**社会工作;职业认同;职业化与本土化;路径拓展

**【作者简介】**范慧,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江苏 南京 210023);范和生,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社会治理(安徽 合肥 230601)。

**【原文出处】**《宁夏社会科学》(银川),2018.5.126~1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采煤沦陷区‘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关系演化规律及调控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ZDB145)。

职业认同程度的高低对于社会工作生存与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时下社会工作在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彰显的价值,社会工作业已成为建立和谐社会关系和促进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然而,当前我国社会工作针对性不足、社会认同偏低等瓶颈已经严重制约我国社会工作走向职业化、本土化的步伐,提高全社会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职业认同进而构建与完善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重任迫在眉睫。

## 一、社会工作领域内职业认同的研究梳理

关于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概念的论述,学者们依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对其进行界定。詹金斯·理查德(Jenkins Richard)立足个体生命历程不同阶段认为认同感起始于每个人的儿童阶段并伴随其

一生,职业认同更是成年人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对于人们的生活福祉、职业发展及普通生活都有重要影响。它是个体在知晓自身职业特性的基础上,积极并稳定地投入本职工作,获得工作过程中的积极情感体验,建立起职业发展要求与自我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从而使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成为自我身份定位的重要部分<sup>[1]</sup>。安秋玲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将职业认同定义为个人所处岗位上各种情感体验集合,认为个体在知晓各类职业特性的基础上,积极稳定地投入特定工作岗位上,获得工作过程中的诸种情感体验,建立起职业发展要求与自我发展目标一致性,从而使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成为自我的身份定位<sup>[2]</sup>。

社会工作领域内的职业认同作为职业认同研究框架中的分支,是伴随着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而持

续深入的,其研究视角也不拘一格,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玛格丽特·C.卡彭特(Margaret C. Carpenter)从传统意义上的自我认同角度出发,探讨社会工作从业者的职业价值认同、工作内容和方法认同,指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是从业者体现自己的专业意识(我是谁),同时具有符合社会工作理念的世界观、知识、技能以及符合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承诺、伦理和愿景等<sup>[3]</sup>;杨发祥从社会认同视域论述,强调社会工作具有社会身份和空间属性,公众认同是社会工作合法性的基础,社会结构与时空环境直接影响着社工从业者的职业认同<sup>[4]</sup>;王思斌秉持“自我—社会”二重性关系,认为社会工作群体的承认与政府的承认是相互促进的。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存在尚未形成被社会广泛接纳和承认的理论、方法及模式,而特有的“职场文化”和社会工作者自我反思能力都严重缺乏<sup>[5]</sup>。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工作从业者恪守职业道德,从事具有明晰职业价值标准、工作内容与方式的专业助人性质服务工作,并获得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过程。学界关于社会工作职业认同的研究虽有一定成果,但职业认同作为制约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研究内涵和深度仍有进一步发掘空间。与西方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发展的内生驱力不同,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发展长期主要是依从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铺展的半职业化模式,这种“天生缺陷”本身就不利于社会工作自主向前发展。加之社会工作的培育过程、民众理念接受、激励方式等一系列衡量标准受个体主观认识影响波动较大,因而会客观上催化职业准入机制漏洞、管理体制不健全以及整套评价与激励体系缺失对社会工作模式的负面效应,导致职业认可度被反噬,进而演变为迟滞社会工作职业化进度的结构性因素。西方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是建立在经过近百年的漫长专业化发展和全民对社会工作从业者普遍尊重与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遵循我国社会工作实际背景下,摆脱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危机已经刻不容缓。

## 二、认同价值:摆脱承认制约与实现身份建构的加速剂

社会工作从业者既是社会工作领域内的核心参与者,又是各类服务产品的供给者,其职业认同水准

直接关系到该行业的持久生命力。职业认同价值由实现社会承认和准确身份定位构成,其中社会承认是通过自我与他人承认而实现,身份定位是由主体意识和阶层特性建构而成。发挥职业认同的价值优势既有利于社会工作专业从承认缺失桎梏中抽离出来又能够缓解从业者主体身份模糊的危机。

### (一)社会承认:行业发展的首要动力

社会承认思想渊源已深,其滥觞于德国哲学大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他指出所谓的“承认”就是“个体与个体间的相互存在状态,二者彼此联系而又互相对立,但个体只有通过对方的认同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基础与价值,其本身就是他的自我”<sup>[6]</sup>。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秉承黑格尔思想基础之上将承认这一互动关系延伸至交往行动领域。在他看来,生活世界中的双方只有通过主体间的认可、沟通、辩论才能达到社会交往目的,双方对彼此意向的解读是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前提<sup>[7]</sup>。其后,德国学者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在总结两人思想上,将个体之间的相互对立状态转化为“主体间相互承认”的伦理生活,其目光聚焦于社会各群体的日常生活和体验之中。在承认关系中,个体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个体相互交往,彼此承认,形成了一种“主体间相互承认”的伦理生活<sup>[8]</sup>。

当前,羁绊我国社会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社会承认的程度偏低。这种不足表面上集中覆盖在对社会工作者的地位、能力及贡献认可度等方面,其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工作这一行业认同价值的忽视。职业认同作为社会工作的动力基础,它不仅推动自我承认与他人承认的互构依存,而且有力促进了不同岗位之间的彼此认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仍在不断成长的新型职业岗位,其不仅面临着从业者对职业的自我承认乏力的状况,更承受着其他职业群体甚至全体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职业承认定性不准的压力。职业认同缺乏已经对社会工作的自我承认与他者承认形成负面效应。同时,能否获得不同岗位群体间的相互承认,亦是衡量一项职业是否足够专业的核心标志之一。建立起本行业内职业认同不仅可以从事自身行业的工作人员尽快对本岗位实现归属感,坚定其工作信心,更加可以

让其他行业人员全面认知到社会工作从业者的价值、地位、能力等一系列综合属性,能够吸纳更多的岗外人员共同参与进来。

## (二)身份建构:明确社会工作者主体定位

社会工作从业者是社会工作行业的践行者和维护者,其职业行为是在固定的场域(field)中生成。他们作为行业规则延续的载体,其职业活动是在客观的制度与环境框架下进行的。职业认同的核心是帮助人们定位其自身职业较之与其他职业的差异性及边界性,进而确定其阶层归属。正如同贝恩德·西蒙(Bernd Simon)所说,身份是微观的心理构造和宏观的社会进程二者的共同产物。而集体身份和个体身份一样,共同反映出人们对于社会位置和相关经验的情境依赖<sup>9)</sup>。社会工作从业者的主体定位既受到外界各种无形束缚,又反映出个体的主动选择性。职业身份的建构,既是对外部客观因素的被动回应,亦是个人在职业活动中具体操作行为挑选的映射。

职业身份的高低常常与工作过程中产出的实践成果价值倒挂。社会工作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由于服务对象需求种类繁多,其工作评价成效也迥然相异,大到国家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落地与实施,小到日常贫苦群众救助性事务。这也变相导致工作成果价值无法使用某一硬性标准进行定量判断,其职业价值究竟如何衡量语焉不详。职业价值决定社会和个人对某一职业的认同程度,而各行各业劳动者的职业价值认可势必建立在成员拥有足够同质性的价值基础上。只有精准定位社会工作人员的身份特性和阶层归属,在全社会中营造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的上升氛围,社会工作群体自身才能率先形成内部的专业信心与一致性,从而再去引导更多外部人员正确认知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并鼓励其他行业人员源源不断加入。

## 三、社会工作职业认同的多重瓶颈

职业认同作为一个行业走向专业化和标准化链性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社会工作职业认同的发展仍存在诸多窘境,主要集中在价值观念冲突、社会声望不足、理论与实践断裂以及制度建设迟滞四个方面。

### (一)价值悖论: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理念冲突

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勃兴于美国,其骨髓中难

以规避的带有西方传统社会制度与文化的烙印。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吸纳了新教伦理、人道主义、正义公平以及社会福利四大思想基础并贯穿于整个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始终。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完美契合于西方社会传统的道德判断,也使得社会工作从业者能以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为自己的职业奉献力量,从而获得全社会的高度肯定。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工作日渐得到重视,开始进入恢复与重塑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更多地是对西方舶来的社会工作知识与技能进行学习与借鉴,早期的从业者更是试图构建出一套西学中用的实用模式。不可否认,作为一般技术层面的知识经验,东西方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普适性,但社会工作特定环境下的伦理价值是无法直接生搬硬套的。在西方社会中,社会工作更多地被定义为一种利他主义行为,被从业者赋予高尚的服务情怀和道德操守,社会整体认可度和参与率较高;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近年来社会转型诱发的价值真空和时空脱域,渐趋淡化社会工作职业道德理念,加之市场化和科层制的双向作用的催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对利他色彩突出的社会工作打击巨大,进而严重弱化了人们对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

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程度,首先必须树立与社会工作“利他主义”价值取向相匹配的“助人自助”思维理念。美国学者查尔斯·扎斯特罗(Charles Zastrow)在其著作《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一书中论述道:“社会工作是一种致力于助人过程的群体性实践。它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技能,在人际关系中协助他人摆脱困顿,以获致助人者和受助者双方皆获得的满足与自立。”<sup>10)</sup>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的滞后,我国部分民众价值选择呈现出一种“精致的自我主义”,即对自己有益的大肆褒扬,对获利迟缓的避而远之。这一价值取向与社会工作的“利他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背道而驰,对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

### (二)声誉唱衰:薪资水准改善乏力,加剧阶层名望危机

当前束缚我国社会工作职业认同提升的最重要的弊端之一就是行业整体社会声誉格局略显狭隘,长期滞留在各职业类别底部。造成这种困境的最主

要因素是从业者收入水平较低导致的社会阶层地位式微。

薪酬对于职业人来说是影响职业认同最敏感的因素,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越发看重所从事行业的薪资水平,社会各界似乎也认为薪酬既能体现从业者的生活需求满足水平,又可以符号化为个人多项能力高低(薪资愈高,能力愈强),进而以此为据决定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顺序。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从业者整体薪资水平较其他行业来说处于劣势地位,以深圳市社会工作行业2016年统计的平均工资为例,深圳市从事社会工作行业的年平均工资为75 307元,而从事卫生行业的年平均工资为156 924元,更别提像金融行业年均超20万元的薪资待遇<sup>[1]</sup>。可见,深圳市社会工作人员工资待遇相较于其他行业的吸引力较弱。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在其社会交换理论中提出比较性原则(Comparative principles),即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衡量分配公平的一个参照是与自己在成本投资和工作付出上相似群体取得的报酬<sup>[2]</sup>。当个体做出贡献取得相应成果后,一般会将自己的报酬进行多方面的权衡比较,或与同行业内的同事之间比较或与不同行业间他人的对比,以此为依据来判断自己的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比对的感受将第一时间影响到其在今后工作中的动力。现实生活中,社会工作从业者在互动行为中付出同样多的成本却换不到相对应的报酬,社会阶层长期固化在底端,不免产生自我怀疑和退畏情绪,对行业前景丧失信心。试想,如果本行业从业者对职业认同前景都感到黯淡,那么外部人员对该行业的职业认同则更加难以保证,社会工作的职业化道路举步维艰。

### (三)理论羸弱:知识结构与实务操作脱轨剥离

我国社会工作起步迟、起点低,为了尽快提高社会工作产品与服务需求的匹配度,社会工作长期以来注重在现实领域取得的实际成果。这种以结果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虽然可以短期内推动社会工作行业快速成长,但缺乏理论体系支撑的社会工作实践面临“空中楼阁”的困境。回顾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过程,理论和实践的断裂一直是社会工作自身职业化发展的障碍。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门类,实践成果的形成固然重要,但如何处理社会

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脱轨关系,直接涉及社会工作学科能否在主流学术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更间接影响到全社会对其的认同。王思斌教授曾谈及:“重实践、轻理论的社会工作发展痼疾,带有许多非规范化性的特点,不仅不利于经验的传播,也不利于它的深层提高。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早已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水平,所以,促进社会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sup>[3]</sup>

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际操作间的断裂面临着多方因素的压力。一方面,不乏少数从事社会工作教学和研究的一线学者往往倾向注重实际操作,关注社会工作能为服务对象带来哪些具体结果上的改变。与此同时,我国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工作政策一直也是立足解决各种现实社会问题,无论是民政工作,还是群众团体工作,都缺乏对理论的深度沉淀。另一方面,虽然有部分学者意识到理论薄弱对于社会工作的掣肘,但在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移植、参考国外的理论多,真正的自我创新理论凤毛麟角。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工作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镜鉴价值,但其并不能完全适应国内社会工作的升级需要。不可否认,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系统和知识体系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 (四)制度困惑:职业规范建设迟缓弱化认同权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社会工作行业发展步入“快车道”,社会各方对社会工作的热情和重视度异常高涨,社会工作如何尽快实现真正职业化的讨论甚为热烈。纵观各类职业的历史发展演变,一项职业成熟与否,第一要义便取决于其配套的职业制度(institution)是否完备。制度不仅是对事物进行外在范围的约束,更是将某种互动模式进行规范化和固定化。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学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将制度看作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伦理道德及行为规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益最大化的个人行为。更确切地说,它是为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部分制约<sup>[4]</sup>。仔细观察西方社会工作的前进脉络,不难发现,起初社会工作也只是被单纯地定义为“助人自助”的帮扶性行业,群众参与率和认可度都不高,其转折点恰恰是在于一系列社会工作制度受到政策支持和法律解读,被正式纳入社会治理和社会福利的正式制度框

架之后,才获得全体社会民众的一致认同和推崇。

类比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时下政府、社会组织、个人更多地都是看重社会工作在解决棘手社会问题、提供公益服务等方面的实践价值,长期缺失对社会工作的制度关照和规范引导。职业制度的“碎片化”和规范体系的“真空化”使得社会工作者的行业地位、职业权利与义务的说法莫衷一是。失去植根于制度土壤的社会工作,不仅容易滋生内部无序发展,也不利于外部人员准确了解行业具体状况。因此,制度建设不仅是社会工作走向职业化和规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递增职业认同的权威之举。

#### 四、认同提升:一个拓展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创新路径

职业化作为眼下社会工作日趋高涨的呼声之一,是我国社会工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全社会对社会工作职业认同的高低直接从认知维度上决定政府、群体及个人是否愿意戮力合作共同开创社会工作未来发展前景。如前文笔者已述,职业认同正在遭受价值理念、名誉声望、理论缺失以及制度松动的多方削弱,因而从上述维度出发寻找破解认同危机的新型路径是探索社会工作走向职业化的创新预设。

(一)以中西方理念融合为思想根基,营造匹配文化环境的价值取向

当前国内学界针对中西方价值理念对于我国社会工作影响的进一步深化主要持有两种不同观念:一方面,以夏学奕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水平依然不高,扮演的更多是“追赶者”的角色,因而社会工作思想理念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更应多借鉴西方优秀的价值观;另一种以关信平为代表的声音则强调,在进行社会工作价值观讨论时更应注重弘扬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伦理信念,要对西方社会工作的道德价值进行调适与改变,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诸子百家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是中国目前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核心内容<sup>[5]</sup>。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念难以判断孰对孰错,它们都是中西方价值文化对中国社会工作冲击的一种尝试性总结。社会工作价值观念的厘清需要经历漫长的“典范迁徙”过程,立足中国国情,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来重塑社会工作的运用原则。

作为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社会中的核心文化一直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社会伦理体系。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的“对象平等”“案主自觉”等思想究其根本与儒家思想中“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应以本土传统文化为根,积极引导西方社会工作伦理与我国传统伦理相适应。在汲取其营养的基础上,栽种属于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思想“大树”。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工作伦理应当与时俱进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一直是社会主义弘扬的主旋律,社会工作的出发点是人(案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主只是消极等待帮扶的个体,每个案主都有自身的能动性,只有当民众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互爱精神内化为自身为人处世出发点的时候,社会工作的价值才能实现,职业认同才能真正提升。

(二)以提高薪酬福利为有力杠杆,重塑社会工作从业者地位自信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谈及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时曾论述道:“在社会空间中的相似地位(主要由职业地位表征)往往界定个体的资本占有量,享有不同职业阶层位置的群体不仅在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等综合权利数量、结构布局以及流动轨迹上存在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名誉声望上展现出的优越性也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职业地位构成人们的生活区隔。”<sup>[6]</sup>收入水平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它是定性社会成员地位的主要指标。当前社会工作从业者薪酬福利的质量脆性较大,社会成员对社会工作的评价有失偏颇。笔者认为,任何一个职业最起码需要保障大比例从业者的个人生活水准稳定在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线左右,社会工作行业也不例外。当前社会工作从业者社会认同不足很棘手的一个问题便是从业者由于薪酬结构失衡而连锁触发行业地位自信丧失。诊断社会工作者薪酬顽疾的对症之策是通过赋予性的自主建设,围绕资源整合与权利实现,筹措多元资金,率先做大社会工作者的分配“蛋糕”。

资源(resources)、能动性(agency)与实现程度(achievements)构成了赋权(empowerment)路向的三大

支柱,这就有如下两个方面的要求。

其一,赋予社会工作人员资源整合及福利体验的合法权利。当前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社会工作人员的薪资大部分仍由政府“买单”,这使得薪资结构较为固定且来源单一,当务之急是拓宽收入的多重渠道。一方面,充分结合行业自主性和政府引导力,形成“各级财政主导、捐赠赞助为辅”的多元收入格局;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服务可以区分为“无偿”“低偿”和“有偿”三种类型,根据供给服务水平不同,适当收取合理范围内的费用,不仅可以让客户体验到质量各异的服务品质,更能够促进社会工作人员专业能力和职业声望的提高。

其二,适当体现薪酬级差,打造晋升平台。客观来看,任何行业体系内都会有薪酬高低的区分,不可能吃“大锅饭”,的确会有一部分需要去从业的低薪岗位,但关键在于不能职业内所有岗位都普遍低薪,并且没有升职加薪的潜在机会。合理的社会工作人员薪酬架构同样应当遵循差异化准绳进行设置,根据硬性定量评价标准(文化程度、从业资质等级、专业化)进行区分,早日形成“擢升优秀与淘汰弱势”并举的人员流动机制。

(三)以培养理论自觉为创新动力,建构契合本土化的知识框架

理论自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研究者必备的意识是建立学科体系的前提,不仅包括对理论的选择与学习,更是需要有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为所研究的学科进行基础知识的建构。当前社会工作理论层次深度不足、体系“碎片化”对职业认同带来一定的伤害,这恰恰亟须研究者将经验性成果提炼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成果。郑杭生教授在谈及社会学学科的理论自觉时说道,哲学社科类知识在深化时,要将世界目光和中国气派相结合,而不是奉行“拿来主义”,更不能形成所谓某种西方理论的中国版,应当是中国学者对自己国家理论与实践间关系的准确探讨<sup>[7]</sup>。社会工作领域内的理论自觉并不是单纯地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1+1”,而是应形成二者互构联动的关系:理论研究是将零散的经验性研究成果概括总结并上升至宏观层面固定下来;经验研究反过来可以验证抽象化的理论研究是否具有普适性和可重复性。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的完善无法脱离基

础的理论大厦,真正适合我国时下环境的社会工作理论应具备三项基本素质:符合我国民众主流伦理道德、具有科学性和可验证性以及贴近本土现实。因此,符合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培育需要从多个维度出发。

首先,培养理论先导意识。理论自觉的形成要求学者在进行社会工作实践时具备理论先导的视角,主动运用各种理论来解决问题。对于一线的社会工作从业者和后台研究者来说,在实践和学习过程中都应注重对经验技巧和理论知识的批判与反思。将理论扎根于实际操作人员的各个环节,进而实现社会工作成果评价的理论嵌入。其次,理论积聚是循序渐进、接榫不断。任何学科理论从萌芽到成熟都要历经长期的过程,相应理论知识同样是由易入难。社会工作人员在建构自己理论系统时往往应当从自己可理解的基础理论出发,在有了一定积累后再不断通过实践反馈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扫除理论盲区。最后,理论蓬勃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社会工作行业独特的实践变化性和技巧多样性会使从业者在运用理论时对其适用范围产生疑问。拉塞尔·舒特(Russell Schutter)指出对于一名专业社会工作人员来说,现实工作环境会决定其可以选择哪些理论模式,然后使用这些理论的过程中试着扩展它、挑战它或详细说明它,如果你觉得有企图心的话,甚至可以混合不同观点的一些面向,或许你将想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理论观点<sup>[8]</sup>。社会工作人员在实务领域运用理论时势必会出现不相匹配的现象,这就要求研究者不断进行反思和创新,充实和丰富已有理论。

(四)以制度修筑为根本保障,实时廓清行业规范弊端

当前我国面临的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危机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尚未形成统一的制度规范,顶层设计模糊不清,没有给予社会工作“官方地位”。制度建设作为规范社会工作行业标准的外在助推,具有显著的价值内涵,其落地生根应当统筹兼顾、多管齐下。

首先,从国家宏观层面出台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大政方针。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的重要性被发掘,中央陆续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愿景。然而,时至今日在国家战略目标的长期规划上仍缺乏具体的规章制度来建构社会工作发展框架,行业规范失去了各级政府这一最有力的“扫盲者”。其次,珍视制度建设的全面性和激励性。社会工作制度体系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它囊括了评价、培养、激励等多方面的政策与规范。当下,我国社会工作在培养制度方面的建设较为完善,形成了阶梯明显的教育体系,但是激励和评价制度尚不明朗。社会工作人才流失、薪酬缺乏竞争力等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多半是受到激励和评价体系不健全的羁绊。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中组部、民政部)与用人单位双方联合,尽快出台较为全面的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岗位设置和激励制度,颁布社会工作人员职级晋升和奖惩制度,在此基础上提高社会工作人员工作的稳定性和社会地位。最后,强化社会工作制度与我国国情适应性。既要鼓励体制内“官办”机构(工会、妇联、民政、残联)积极制定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属性的制度文件,又要积极引导“民办”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对既有社会工作制度规范的遵从。与此同时,积极架设政府与市场对社会工作规范方面的桥梁,开拓“政府—社区—非营利组织”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新局面。

## 五、总结与憧憬

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奠定了“政府—机构团体—个人”三重支持系统。然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并不能掩盖社会工作行业认同度在职业位序中的尴尬境地: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在收入水平、晋升途径、名誉声望等方面的向上流动都异常艰难,社会工作层次、质量的上升进退维谷。这无疑与近年来国家、政府所倡导的大力推进社会工作事业快速发展相悖。笔者认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提升缓慢主要来源于中西方伦理价值融合困难、人员薪酬与社会地位偏低、理论支撑乏力以及固定化政策制度配套失序等掣肘。针对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度的提升窘境,笔者认为只有从价值引导、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物质条件、加快理论构建和制度建设四个方面出发,形成系统、全面的社会认同机制和激励机制,才能为社会工作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1]Jenkins Richard. Social Identity[M].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Group, 1996: 3-4.
- [2]安秋玲. 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 [3]Margaret C.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 Clinical Social Workers: Impact of Changes in Health Care Delivery[J].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1997, 25(3).
- [4]杨发祥,叶淑静. 结构性约束与主体性建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J]. 江海学刊, 2016(6).
- [5]王思斌. 走向承认: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J]. 河北学刊, 2013(6).
- [6]黑格尔. 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M]. 杨祖陶,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125-129.
- [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M]. 刘北成, 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19-24.
- [8]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M]. 胡继华, 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115-116.
- [9]Bernd Simon. Identity in Modern Socie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M].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3: 44-62.
- [10]易钢. 社会工作职业与伦理价值重建[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8(6).
- [11]深圳统计年鉴(2017)[EB/OL]. 深圳市统计局网站: [http://www.szjt.gov.cn/xxgk/tjsj/tjnj/201712/t20171219\\_10611980.html](http://www.szjt.gov.cn/xxgk/tjsj/tjnj/201712/t20171219_10611980.html), 2017-12-19.
- [12]刘少杰. 国外社会学理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127.
- [13]王思斌. 社会工作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24-26.
- [14]美]道格拉斯·C. 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 罗华平,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26.
- [15]刘华丽. 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再探讨[J]. 社会, 2014(6).
- [16]秦广强. 阶级、地位与职业:竞争性分层视角的理论定位及内在关联[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 [17]郑杭生. 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J]. 社会学研究, 2011(5).
- [18]文军. 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J]. 社会科学, 2014(7).